

群众文艺
演唱材料

吕梁地区文化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小话剧《要彩礼》（兴县）



表演唱《毛主席东征到石楼》（石楼）

目 录

贵宾临门(独幕讽刺剧).....	士 金(1)
耍彩礼(小话剧).....	田东照(30)
王大妈赶会(小演唱).....	彭化高(47)
接女婿(小戏曲).....	明 月(55)
新风曲(小戏曲).....	冯育栋(71)
都满意(小戏曲).....	武培仁(89)
好好学习(儿童歌剧).....	靳 贵(104)
会安排(晋中莲花落).....	张有洛(125)
桥头哨卡(唱词).....	张 余(127)
鹊桥记(山东快书).....	华 皋(132)
挡 轿(山东快书).....	罗贤保(140)
夸老婆(快板书).....	宏 亭(148)
闹秧歌(相声).....	马 川(154)
计划生育方针好(锣鼓说唱).....	郝建生(158)
老王老李说戒烟(数来宝).....	任 丹(163)
周副主席来到咱蔡家崖(歌曲)	
.....	刘同兴词 李崇望曲(170)
吕梁儿女怀念贺龙元帅(歌曲)	
.....	梅岭词 只争曲(172)
四化美景哪里来(歌曲)	
.....	李隆汉词 程良曲(174)

农村政策暖心怀（歌曲）

..... 张志诚词 张士敏曲（175）

农业机械化实在好（歌曲）

..... 石可纪 龚爱书词 史掌元曲（177）

山沟的美景看不够（歌曲）

..... 郭丕汉词 贾连生 郭丕汉曲（179）

歌颂英雄张志新（歌曲）

..... 张志诚词 宋华曲（181）

满村村就数妹妹好（岚县民歌）..... （183）

看花灯（文水民歌）..... （185）

打蝴蝶（临县民歌）..... （187）

绣荷包（临县民歌）..... （189）

劳军（兴县民歌）..... （190）

排戏常识..... 齐陶（192）

封面设计..... 宋献民

剧照（封二、封三）..... 赵济中

贵 客 临 门

(独幕讽刺剧)

(根据七九年七月十八日解放军报报导改编)

士 金

时间：一九七九年春

地点：北方某省会，

人物：王小华——女二十二岁，简称华。

王 母——女、五十岁，简称母。

杨 军——男、四十七岁简称杨。

于 苹——女、二十三岁简称于。

陈大娘——女、五十多岁，简称陈。

陌生人——男、三十多岁，简称陌。

景：高级套房的外室，中间有一门通外走廊，左门通卧室，右门通厨房。午台中央放一园桌，其他适当位置摆一些时式家具以及花瓶，衣镜、台灯、风扇之类。

幕起时王母在台中正焦急地翻弄着一本书，厨房里传来陈的声音。

陈：(内声)他婶子，找到了没有呀？

母：哎呀！找不着呀。那几次炒肉总是小华拿这书念着，我下手炒，我自己从来也不翻弄它，你瞧这是对虾的 虾 字吗？(陈从里面探出头来。)

陈：咳，我那里认的字。这都怪小华他舅舅，搞点普通的鸡

鸭，鱼肉还不行，偏偏要买什么对虾，谁会做这玩意。

母：不能这么说，鸡、鸭、鱼、肉谁家不吃，对虾这东西在咱这可是稀罕。听说人家从南方带了不少点来，是专送大首长的，他舅舅好不容易才问人家分了几只。

陈：这不正赶上你家招待贵客嘛。

母：哎，人家省委书记家，啥好东西没吃过，咱不过是尽力招待。

陈：也让他领一领你未婚丈母的这份心。

母：她大娘，就凭你这手艺了。

陈：就这对虾可真是没有闹过呀！

母：甬急，等小华回来叫他给你念这本书，还怕做不好。

（此时华提一漂亮的箱子从中门上。

华：妈，我把小虎的东西取回来了。

（将箱子放在桌上，众围观）

陈：多漂亮的箱子！

华：在车站寄存处我一眼就看上了它，放在架子上又显眼，又特殊。我想总是小虎的，果然不出所料。

陈：是进口货吧？还有外国字呢。

华：那是英文，肯定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

陈：（提起来学男人走了几步）多神气，也就是人家大头头家，才配的上这么好的东西呢。

母：快拿到里屋去吧，小虎在部队是搞……

华：搞国防尖端的，说不定里边还有军事机密。

母：对呀，你们在部队工作的更应该时时注意保密，快放起来吧。

华：对。（母女俩从陈手中夺过箱子放入内室。）

陈：小华，快从你的书里找一找对虾的炒法吧。

华：书里没有，对虾是南方菜，咱那是北方名菜谱。

母：不是说各种菜都挺全的吗？

华：这本书我从头到尾都看熟了，肯定没有。

陈：那该怎么办？

华：等会儿我舅舅来了问他。

母：也好，他大娘你就先准备别的菜吧。我和小华再把屋里收拾收拾。

（陈进厨房，华进内室。于苹轻轻地推门进来，看看屋内。）

母：你找谁？

于：请问有姓李的在这儿吗？

母：没有，我们家姓王。

于：我找错了，对不起。

（于出、陈上）

陈：谁？

母：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真讨厌！今天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最好一个也不要来。（关门）

陈：来了你不开门，他自己就走了。你还是先来看看这肉丁。（二人入内，小华从内出接他母亲打扫，到花瓶前，从里面抽出一支红花佩在上衣袋里，对着镜子左照右照颇感得意。随后又把花贴在脸上一小会儿，才恋恋不舍地插入花瓶。口里哼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母出来见女儿的样子暗暗得意。）

母：小虎到底几点来？

华：不是早告诉过你了吗，中午十二点半，还差两点又十三

分呢。

母：他不会让别的事情给误了吧？

华：人家首都部队的同志最讲时间。

母：这个我知道，我是说……

华：他带着我的表呢，那表走的特别准。

母：什么，你把表也给他了？

华：妈，我俩的东西迟早还不都在一块。

母：也好，只是我觉得你们认识的时间太短。

华：那不要紧，你不看我俩多谈的来。

母：可一共才谈过几天……

华：哎呀！你和我爸当初不是一回面也没见过就成了！

母：那是旧社会。

华：都一样，反正只要互相有了感情那还管什么时间长短。

母：不过小虎的家庭环境和一般人不同。

华：人家越是高干子女才越不那么眼高呢！再说咱家一不是地主，二不是富农，我爸爸当部队医院政委，团级干部。就不过是职位上比他低点吧！可小虎才不考虑这些呢，上次他就要领着我去见他爸爸和妈妈……

母：那你就该去看呀！

华：多不好意思呢，才认识上……再说如果他父母见了我有其他想法呢？还是等今天正式订婚以后再去吧！

母：你想的真周到，真是妈的好女儿。

华：妈，我爱小虎也不仅因为他是高干子女，我更喜欢他那高度的政治觉悟，谦虚谨慎的态度，真挚的感情和广阔的胸怀。妈呀，他还特别爱学习，每天晚上不写完日记不休息。

母：谁象你，一天到晚光想个吃穿，以后可要多向人家小虎学习，长点真本事。

华：他父亲还经常检查他的学习情况呢！人家大首长对子女的要求可真严，他弟兄五个数他最小，每月零用多少钱都要向父母汇报。

母：可也太严了，其实象小虎这样有作为的青年在经济上就不必太吹毛求疵。这一方面咱可以尽量帮助他。

华：你不是已经给过他钱了！

母：还可以再给嘛，只要他用得着。

华：妈，你真好！

母：还有，今晚上人家归队，送到车站上可别让人家自己买票啊！

华：嗯！

（陈上）

陈：他婶子，菜可都备办好了，小华快去检验检验，看能不能糊住你女婿的嘴！

（华、母进厨房，敲门声。）

陈：又不知那个讨厌鬼来了，今天有贵客，闲人免进！

（杨内声：是我！）

陈：你，你算老几，今天除了省委书记的儿子，谁也甭想进这个门。

（小华上开门，杨上）

华：舅舅来了。

陈：原来是省委书记的舅亲家，得罪，得罪。

杨：好说，好说，陈大嫂你好紧的门。

陈：不知是舅大人驾到嘛！

杨：大姐，我搞来些出口的汾酒、竹叶青，中华过滤嘴，还有二十斤地道的沁州黄小米。你们不知道，北京的中央首长抗日战争那会儿差不多都在山西吃过小米，对沁州黄的感情可深哩！

陈：这回小虎也沾你的光了。

杨：可小华又沾小虎的光，你们老两口又沾着女儿女婿的光，我反过来再沾俺姐姐、姐夫的光嘛，这就叫拉关系，新名词叫“关系学”，要推翻这一套可真不容易。

（众看杨带来的礼物。）

母：以后结了这门亲，送东西的时候多着呢？

杨：行，要啥东西都找我，当采购的人只要用的着，就是天上的星星也要踏着人肩膀给你摘下来。

母：不过咱们这些国家干部，除非遇上这号特殊情况，一般还要你搞些后门？现在的形势可不同前二年了。

陈：先甭说别的，你那几个对虾……

杨：那可是缺货中的缺货，就是为了今天用，我才好久没吃。

陈：到底是炒呢？烩呢？蒸呢？煮呢？连书上也查不出来。

杨：好办，好办，你先烧上一锅高汤，然后……

（杨和陈说着进入厨房）

华：我舅舅可真够热心。

母：这还不是明摆着的，你嫁上省委书记的儿子，咱在亲戚朋友、同志、邻居的眼里都高了一等，要不你陈大娘会出那么大的劲儿给咱炒菜。你看她平时那股子老娇气，一说干点子什么，又是腰疼、腿困、偏头痛……毛病才

多哩！

华：妈，今天咱屋里有点冷。

母：可不，暖气不热了，说不定又是那儿出了毛病，我去看看。

（母、华进屋，陈、杨从厨房上。）

杨：老嫂子，别看你过油肉、溜丸子炒的漂亮，这南方海味还有你没听见过的呢。

陈：你就能糊弄我，人家小虎还怕没见过你的个对虾。

杨：当然，人家有好老子嘛，肯定是与众不同。

陈：要不你外甥女儿一见就给沾上啦，你看把这支花拿着，
（模仿小华刚才的动作）

那鼓子劲儿……啊呀……

（华、母同从里屋出来。）

母：你们先坐会儿，我去叫修暖气的，打个电话去。（中门下）

华：陈大娘，为我的事情叫您受累了。

陈：才不呢，我心里挺高兴的。

华：你的腰腿、还有头痛……

陈：不，不痛，都不痛，挺好吗。我现在就炒菜去，只是你进了高门可也别忘记了咱多年的老邻居。

（陈和华笑着点头，然后进厨房。）

杨：小虎这个人可是不简单呀，算你真有眼。

华：那里，不过是他父亲参加革命时间长点。

杨：不，人家走南闯北见识广，别看年轻，谈吐才惊人呢，昨天初见面那一席话，有理论，有实践，深入浅出真叫人心服口服。不简单，不简单。可你们初次见面，又是怎

样接触上的？

华：舅舅你问这些干啥？

杨：了解了解嘛，一来帮你出主意，把这件亲事完完满满办好，再则我也积累点经验。

华：我们搞恋爱的经验你积累上要干啥？

杨：你不知道，现在走子女这条线接近大头头可是一条好门路呀！

华：可怎么说呢……

杨：就直说吧，对你亲舅舅还有啥不好意思！

华：是这样的，半月前我在火车上正好同他坐在一起，他身穿干部军装，一路上不停地看着书，尽是一些外文科技方面的书籍，看的真出神。

杨：那么爱看呀？

华：原来他在自修研究生的课程。

杨：学问可真高。（陈暗上。）

华：我一看他就同其他人不一样，可他又不肯夸耀自己，是我一再追问，才知道他是……

陈：省委书记的儿子，是吧！老杨，你没见人家的皮箱，才高级呢！

杨：在那儿？

（小华提出皮箱。）

真好，肯定是书记参加外事活动的时候带回来的。

陈：里头还装着军事机密呢，今晚上就提着它上北京。

杨：对了，小华，小虎今天走以前我想同他说点事情，我看是不是先同你谈一下？

陈：（抢在前头）还有我那件事，我看也该说一说。

（陈将华拉到一边，母由中门上，杨无奈，同母低声说着什么）

陈：是这么回事，俺那女婿，可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前些年大学毕业了业就给分配到边疆去了，早就想往回调，可就是没有门路。这都成你大娘的一块心病了，可这病又是只有你能治，你们就无论如何也的帮这个忙呀，谁让你攀上了这么高的亲戚来着。

华：可这……怎么说呢？

陈：好说，你公公说句话比俺们跑断腿也顶事，你就不看别的，也还看大娘我拖着这残腰病腿为你跑前跑后的。

华：可我还没去过他家……

陈：嘿，他原来不是也没有来过你家嘛，昨天不是按照约好的时间就来了，不要忘了，还是大娘我给领进来的呢！这事我昨天已经同小虎说了一下。

华：什么，你怎么能……

陈：人家对事可热心哩！大侄女，这就靠你再帮帮腔了。

华：（勉强）好！

陈：一定呵！

（此时杨同母的谈话已经结束，杨走向华，陈走向母低谈。）

杨：小华，舅舅求你件事。

华：您说吧！

杨：还是你那不争气的表弟，前几天又给抓进去了，上两次出了事儿凭着托人送礼总算是放出来了，还回厂上了班。可这回又把人家车间主任拿刀子给捅了，你说……唉，眼下不比那阵了，我这点面子可不顶事了。

华：可我……

杨：只要小虎他父亲开来个二指宽的条条，看他那个敢不放心，官大一品压死人嘛。

华：怕不好办吧！

杨：小华，我说你太幼稚啦，前几年这号子事情办的可多了，人家那么大的官，说不好听的，杀人案也能倒过来。

华：你自己和他说吧！

杨：早说过了，人家还一条条地记在本子上呢，我是想让你再从侧面煽煽风。

华：真怕人，我能管得了那么多吗？（走向母）小虎过一会就要来了，可咱们……

杨：（把陈拉过来）陈大嫂，我想同你订个协议……

陈：你讲吧！

杨：小华找了个省委书记的儿子，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件挺荣幸的事，今后只要把这条门路把稳了，啥事也好办。

陈：是的。

杨：不过眼下咱们准的讲个策略，省委书记肩负着几千万人的衣食住行，真是日理万机，所以不可能事事俱到；亲戚初交也不便于件件相求，所以总的分个里里外外，轻重缓急，你我所求的事呢，也还是该有个先后次序，办了一件再办一件，万不可引起人家的烦恼，你说对吗？

陈：你接着说吧。

杨：我看今天先办我的，你那件事儿先缓一缓。

陈：绕了半天还是要先办你的事。

杨：我是小华的舅父嘛。

陈：远亲不如近邻！

杨：我儿子是她亲表弟，他现在可是渡日如年，你还是替他想一想吧。

陈：那谁又替我的女儿、女婿想呢？

杨：工作嘛，迟调早调还不一样，其实在那儿也是干革命。

陈：呸！那就让你儿子在监狱里多革命两天吧！

杨：你这人真不讲理！

陈：我是说实话，你那儿子呀，我看你就甭操那份心了，放出来几天又办坏事还得再蹲进去。

杨：你……（二人对视）

母：算了，你们都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回头让小华、小虎多出点力就是了。

（小华将母拉到一边。）

华：妈，尽答应他们可不行，咱还有自己家的事情要办呢！再说初次见面就和人家说这些？

母：（低声）暂时啥也不要和人家提，先把婚姻解决了，再……

杨：听，外面好象有人声。

华：不是小虎来了吧？

母：提前十五分钟，可真是解放军的作风！

杨：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没有？

陈：对虾还没有做呢！

杨：快按我刚才说的办法，保险做出来是红红的皮，香嫩的肉。（敲门声急）

母：来了！

(华在镜子前少事修饰，门开，于苹上。)

于：请问这儿有姓李的吗？

母：没有，没有，你不是刚才来问过了吗？

(于苹欲走，看到箱子又停下来。)

于：不，他在这儿。

母：谁？

于：一个瘦长身材，大眼睛，厚嘴唇，身穿干部军装，带着领章、帽徽大约二十五六岁，一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

华：你说的是……

于：名叫李小五。

华：是李小虎吧，老虎的虎字。

于：不，是李小五，一二三四五的五。

华：那为什么是？

于：是他家的第五个儿子。

华：你知道他家？

于：父亲是省委书记，母亲是省妇联主席。

杨：那末是一个人了，请问你找他有事吗？

于：有些事，他是你们家的亲戚吗？

杨：是的。

于：(对华)这箱子是你从车站取来的吧？

华：是小虎留下票让我取来的。

于：他是什么时候下火车的？

华：前天晚上。

于：你们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

杨：是这儿的女婿。

于：不可能！

杨：什么，他本人马上就要来吃便饭了。
于：不……莫非这是真的？……小五他变心了吗？不会吧……不管如何我要等他来。让他亲自回答我。

（于坐下来，母示意杨上去问她。）

杨：请问，你等他到底有什么事？

于：非常要紧的事。

杨：我们今天要举行订婚家宴，不太喜欢别人在场，您的事是否找一个另外的地方和时间再谈呢！

于：可以，但我想认识一下，是那一位要和小五订婚？

杨：（指华）就是她，部队医院政委的女儿。

华：你又是小虎的什么人，亲戚吗？

于：我……我是他爱人！

众：啊！

母：小华，这难道是……（头晕欲倒）

华：妈，你别信他的话，小虎昨天还和我谈的明明白白嘛！

（华扶母入内室。）

陈：你这年轻人，跑到这儿胡说些什么，是不是有点神经……

杨：可能！（二人详细地看于。）有什么味？

陈：哎，不妙，对虾还在火上放着呢。

（杨、陈跑入厨房，华上。）

华：（强做出一付大方的样子）请坐。

于：谢谢。

华：既然您自称是小虎的爱人，那么你们是啥时间，啥地点结婚的？

于：我们是订婚！